

☐ 雨茂

30年前，每逢寒暑假，我就会乘绿皮火车在老家与学校之间穿梭往返。1500公里旅程，夏天车厢里酷热难耐，犹如蒸笼；冬天空气不流通，列车里散发着烧鸡、火腿肠、方便面、卤猪蹄的强烈味道。虽然倍尝艰辛，但也颇有所得，因为每次都能与不同职业的人交流，结识新的朋友。长途乘车既是观察人间百态、体验苦乐人生的最佳窗口，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2018年盛夏，我到鸡西参加学术会议，去时乘飞机，返程经哈尔滨，决定去探望同学。我想乘火车横向往穿越黑龙江，饱览黑土地上的壮丽美景，两地没有高铁，只能乘坐普通列车。鸡西的朋友告诫我，普通列车是没有空调的绿皮车，很遭罪。我还是想试一试，重温二十多年前乘绿皮火车的记忆。

这列绿皮火车与二十年前没有两样，喧嚣纷扰，诸味杂陈。没有空调，没有餐车，没有笑脸相迎的漂亮乘务员。因为气候炎热，虽然车顶的电风扇呼呼地转个不停，两面过风，还是酷热难耐，浑身湿透，在卧铺上根本睡不着觉。对面是一家三口，女儿上车不久就吃东西，然后倒头大睡。中午睡醒起来，由妈妈提问背诵高中阶段的古文及诗词，有《琵琶行》《蜀道难》《离骚》《赤壁赋》等，女孩很专注，一气儿背了二十多篇（首），大部分篇目都很熟练，少部分在妈妈的提示下也能背出来。在如此炎热嘈杂的车厢里背书，没点定力真不行。女孩妈妈是初中化学教师，同行好说话，于是一路交流。女孩初中毕业，成绩优异，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父母决定利用暑假带孩子去北京学英语。他们在哈尔滨不停留，晚上转普通火车赴京。我问，县城没有英语辅导机构吗？为什么舍近求远去北京？母亲告诉我，县里的英语水平赶不上北京，去那里学习更放心。为了孩子，如此不辞辛苦，我很感慨，也为女孩的健康担心。中国的基础教育把孩子改造成超人了，把家长都逼成“虎爸虎妈”了。

返回徐州时，我选择乘高铁，约10小时车程，几乎纵贯整个东北三省。窗外是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平原，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玉米还没有结穗，水稻还没有扬花灌浆，大豆才开始结荚，间或看到一片蓬勃簇生的花生秧子，犹如铺在地上的大片绿毯。东北农村多红色屋顶，眺望万里平畴，村舍犹如安放在其间的红宝石，钢筋混凝土的灰色城市反倒大煞风景。

长距离乘车的好处是身边总是换坐不同的人，给我一个近距离观察的机会。最早坐在我身边的是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二十多岁的年纪，化着浓妆，穿着轻薄的纱衣。坐下来就打开手机追剧，我瞟了一眼，好像是偶像剧，长时间出现美女主演的特写镜头，表演做作僵硬。女主角我是认识的，因为经常出现在广告中。我尝试沟通，想了解年轻人的生活，但女孩一直沉浸在剧情里，我只能眺望窗外的青纱帐。

过了山海关不久，上来一对夫妻，年纪三十岁出头。丈夫携带两个大箱子，满头大汗，放好行李，就重重地坐在我身边，捎带着椅子也晃了两下。妻子背靠背坐在后边，一脸不悦。丈夫安顿下来，就开始高声数落，吐槽心中的怨气。因为缺乏语境关联，我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只觉得他对处境很不满意，酒气熏人，对妻子也没有好声色，妻子毫不示弱，一概怒怼回去。高铁是公共场所，不是发泄情绪的吐槽大会，大家都小心地保持着社交上的体面，夫妻俩的表现实在跟公共场合的气氛格格不入。

最后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面容黝黑的中年男子，50岁上下，一上火车就开始旁若无人地打电话，似乎是生意上的事情，使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吻，语气强硬坚决。男子浑身散发着浓重的烟味，在封闭的空间里，这历年积存的烟味很突兀、很霸道，执拗地钻进我的鼻孔中，挥之不去。我实在受不了，请中年油腻大叔换坐窗口位置，我靠过道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旅行带给人的是书本以外的知识与体验，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火车无疑给了人们观察人生世相的绝佳窗口。

□冯磊

猴儿酒，顾名思义，是猴子酿造的酒。

明代学者李日华(也是个热衷八卦的家伙)在《蓬枕夜话》里说:“黄山多猿猴,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注中,酝酿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猴伺得人,必鬻死之。”李学者说,黄山里的猴子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酿酒。它们把采来的野果、鲜花混放在石穴中,果物发酵,久而久之成为佳酿,酒的香气远播。这美酒,在今天是典型的绿色饮品。当时,樵夫、农人走进深山老林,有时会偷喝猴子们酿的酒。但是,不可贪多。而一旦被发现,下场往往不妙。

教科书上说，人类酿酒是在整个社会出现剩余财富以后。粮食生产有了富余，多余的物资最后被转化为奢侈品，比如酒。猿猴是人类的近亲。它们酿酒，似乎与教科书上的光辉论断无关——欲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人类社会的很多新发明和新发现，往往先被应用到奢侈品领域，供大家享乐。野花果果（而不是粮食。采集果实生产活动）可以成就佳酿，为什么酿酒活动必须要等到粮食富余以后才出现呢？这似乎是一个中学生都应该想明白的问题。

猴子酿酒多利用石注、石穴。袁枚在《子不语》(“猢猻酒”一条)里说,康熙年间有曹某携友人共游黄山,遇一隐居老耆。老人带着他们到某处悬崖峭壁上,掀开一块石板,下面是个小凹槽,内有绿色而香气扑鼻的液体。老人说,“此猢猻酒也。”

不仅黄山的猴子会酿酒。清人陆祚在《粤西偶记》里说，广西的猴子也精于此道，“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与黄山的猴子相比，广西的猴子工作能力更强，生产的酒数量多，“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

据明末清初的屈大均说,海南岛的猴子也会酿酒。它们酿的酒被称为“猿酒”：“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猿猴从哪里搞来的稻米,屈大均没说,后人自然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湘西的猴子好像也会酿酒。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陆大有向众人讲述令狐冲智骗“猴儿酒”的故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还捉了一头小猴儿……”令狐冲豪爽善饮，嗜酒如命。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叫化子最终同意卖给他一口酒，价格是一两白银。结果，葫芦里的美酒被令狐冲一口吸了个精光。金庸小说虽是虚构，但“猴儿酒”的情节却与诸多史书暗合。

# 青未了 A13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这么多地方的猴子都会酿酒，真令人感到震惊。不知是否进化使然，猴子们后来改进了酿酒工艺。百度百科中说，所谓猴儿酒，传言是猴子们采集百果后，藏到树洞里准备过冬。时间久了，那些没被封的树洞里的百果开始发酵，不久即为天然美酒。有人说，“此类野酿，实属机缘巧合，真正的猴儿酒千金不换。”世间万般造化，多是机缘巧合。“千金不换”，即便买到又如何？“猿酒”也罢，“猴儿酒”也罢，归根结底是种传说，是野狐禅。而文化或者说野史笔记的魅力即在于此。毕竟，一万瓶路易十三或者茅台，也未必换得回一个神奇的故事。

这,是一个文化老饕的肺腑之言。

猴子贪杯的传说也不少。东汉学者高诱在《淮南子》的《汜论篇》“猩猩知往而不知来”句下注释道：“猩猩……嗜酒，人以酒搏之，饮而不耐息，不知当醉，以禽其身。”

晋人常璩撰《南中志》，讲过一个神奇的故事。“猩猩在此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群。土人以酒若糟，设于路……织草为屣，数十量相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屣，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许，又取屣子着之。若进两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屣子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人欲取者，到牢便语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竟相对而泣。”

猩猩贪杯，也喜欢穿草鞋。因为这，没少吃人类的亏。人类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在猩猩群体里也同样传播着。一代代的猩猩们牢记祖祖辈辈的惨痛经历，互相提醒、劝诫而不曾止息。所以，当猩猩看到土人摆设的酒具和草鞋，马上就明白其内在的凶险。猩猩们发怒了，它们破口大骂。但骂归骂，骂完之后酒还是要喝的。终于有个家伙扛不住诱惑，开口道：“不就是一杯酒吗？我们早就看破了他们的伎俩。我们稍微尝一点就是了，千万别多喝。”说完，它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继续破口大骂卑鄙的人类。随后，其它猩猩也开了窍。大家边喝边骂、边骂边喝。久而久之，所有的猩猩都醉了，它们穿上人类所编织的串在一起的草鞋玩耍。再后来，呼哨声一响，它们集体束手就擒。“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说的就是这个故事。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被关到笼子里的猩猩成了下酒菜，每天人类会来到笼子前吆喝道：“你们当中谁最肥，大家可以把它推出来受死！其他的暂且可以保全自己！”于是，成为阶下囚的猩猩们马上开始混乱一通。它们相对而泣，然后主动把身体臃肿的同胞推选出来。某些猩猩，会为又能够苟活一天而感到暗自庆幸。还有猩猩，内心深处会琢磨减肥的方式和方法。这时候，减肥药（如果有的话）真是万金难买啊！

你说我在讲猴子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人性。你看到的猴子身上的细节，我觉得都似曾相识。

【若有所思】

猴  
儿  
酒

# 火车上的世相人生

邻座的乘客有公务员、知识分子、记者、军人、商人、艺人、农民工等，也有小偷、乞丐、江湖骗子……有一次返校，车到宝鸡附近，已是半夜，我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突然感觉有人捅了我一下。我一激灵，隐约觉得有人在翻我西服内侧的口袋，猛地睁开眼，发现有人躬身在我面前，讪讪地缩回手。我实在困得不行，侧身又睡过去了。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一次，终于意识到遇到小偷了，我睁开眼厉声呵斥：干什么！一名长相猥琐的男人慌忙跑开了。我彻底清醒了，与邻座一交流，原来他们都是农民工，担心报复，不敢得罪小偷，于是暗地里把我捅醒。他们知道我是大学生，身上带着父母的血汗钱，叮嘱我深夜必须保持清醒，看好财物。从此以后，凡是乘夜班车，我再也不会睡着了。

有一次在洛阳附近，我发现一名看似柔弱的年轻女子在门口与一位长相油滑的中年男子交流，突然，女孩抽了男人一巴掌，愤愤不平地回到我对面的位置坐下来。等女孩情绪稍平复后，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女孩不愿意多说，只说她发现那个男人是人贩子，想借找工作的名义卖掉她，她气不过，教训了那个人渣。周围人都为她叫好。这件事使我明白，邪不压正并不只是教科书里的信条，它就在现实生活中，关键就在于你敢不敢出头。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出行越来越方便了。太远的旅程就选择飞机,两三百公里以内的就自驾,介于两者之间的首选高铁。曾经在国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普通火车逐渐淡出视野,似乎只能到博物馆中去安享晚年了。